

小諸葛白崇禧

王康

有「小諸葛」之譽的白崇禧將軍，於去年十二月二日在臺北寓所無疾而終，全國軍民，無論對他識與不識，都深表哀悼。一代名將不能參加未來的反攻大陸之戰，恐怕是他在九泉之下最感遺憾的事。

白將軍近年最感苦悶的有兩件事，一件是李宗仁投匪，一件是晚年喪偶。李宗仁如果沒有白崇禧，不但坐不上副總統及代總統的寶座，恐怕在北伐初期，連軍長都當不成，因為李實在庸碌無能，如果沒有白崇禧從旁輔弼，李會一事無成。自李三十八年底不聽白崇禧的勸告飛往美國以

後，白崇禧對於李的影響力即等於零。當李宗仁投匪的消息傳到臺北後，白將軍內心感到非常痛苦。據說他曾經向他從前的部屬表示說：「德鄰投匪，我今後在臺灣，更沒有臉見人了」。李宗仁投匪，白將軍既無責任，也沒有任何人將此事歸咎於他，但他內心感到的痛苦，却始終不能排遣，原因是他和李的關係實在太深，在二十多年前，廣西人民都拿李白黃的關係來和古代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的故事相媲美，想不到二十年以後，李宗仁晚節不保，靦顏投匪，黃旭初墮居香港，過流亡生活，只有他一人追隨政府，回想當年，

當然要感慨萬千！

白崇禧夫人馬佩璋女士於四年前病逝，給白將軍精神上的打擊也非常之大，晚年失伴比青年喪偶更令人難受，何況他們伉儷情深，四十年如一日。白夫人是典型的賢妻良母，一生只知養育兒女，撐持門戶，從不過問丈夫的公事，不像郭德潔那樣野心勃勃，政治慾望強烈，一心想左右李宗仁。當抗戰前李、白、黃共同統治廣西時，廣西的文武幹部，如要走內線，只有找郭德潔，因為白夫人及黃旭初夫人宋綠蕉女士，對政治不但不感興趣，而且完全是外行，她們對家務雖很熟悉，但對於丈夫所處理的軍國大事，却一無所知。

李、白、黃三人合作統治廣西，開始於民國十八年，到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全國一致抗日時結束。抗戰開始，李宗仁和白崇禧到中央出任要職，歷年所訓練的廣西精銳部隊也全部開赴各戰場，與中央軍併肩作戰，如保衛上海及臺兒莊大捷，都有廣西健兒流血犧牲，英勇抗戰。廣西省政，在抗戰八年之中都由黃旭初主持，他也動員了全省人民的一切力量，支持前方的軍事，尤其是三十三年冬天，桂柳淪陷，全省人民生命財產，遭受空前的犧牲，在淪陷期間，廣西人民都自動組織游擊隊，不時襲擊敵人的據點及破壞交通線，使敵人疲於奔命。廣西對抗戰有如此輝煌的貢獻，不能不歸功於抗戰前多年的生聚教訓。

在抗戰初期，廣西是全國聞名的模範省，事



白崇禧將軍與其女公子白先智女士

實上也確實如此。其實廣西在民國十八年以前，不僅是全國最落後的省份，也是全國社會秩序最壞的省份，當時除南寧、梧州、柳州、桂林四大城市人民可以安居樂業以外，其他各縣則遍地皆匪，民不聊生，那時李、白、黃於與中央失和之後，率領少數部隊，退回廣西，首先肅清全省土匪，安定社會秩序，接着澄清吏治，銳意建設，勵精圖治。建設事業，分四大項目，即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齊頭並進。在方法上運用三自及三寓政策，使全省人民由下而上都組織起來，例如每一鄉除鄉公所以外，還有一國民中心學校與一民團後備隊，鄉長兼中心校長及民團後備隊長，也就是廣西特有的一切政令，能貫徹到底的基層組織，使省政府的一切政令，能貫徹到底。在抗戰前夕，廣西人民都能安居樂業，夜不閉戶，道不拾遺，是名符其實的模範省。

廣西省政進步的神速，得力於李、白、黃當時的領導有方，那一段時間也是李、白、黃的黃金時代，他們三人巨大的照片當時都懸掛在全省每間學校的禮堂及每個機關的辦公室裏。李宗仁固然庸碌無能，但人緣尚佳，拿他做一個偶像，使全省人民以他為團結的中心，黃旭初對李、白均忠心耿耿，且能實事求是，執行政策，不担任何折扣，是一實行家。至於白崇禧，則足智多謀，眼光銳利，知人善任，治理廣西的一切政策，實際上是他一手所擬訂。他另一長處是禮賢下士，求才若渴，例如他尊敬馬君武博士，超過所有軍人對文人的禮遇，此外，他還善用客卿。當時在廣西的客卿有黃季陸、邱昌渭、潘宜之等。他們對於廣西的建設，都有很大的貢獻。如果我們說真有所謂桂系，則白崇禧才是桂系的真正領袖和靈魂。

當廣西整軍經武，埋頭建設，並處於獨立狀態時，中央軍在江西剿匪，獲得巨大的軍事勝利，朱毛匪幫在江西無法立足，乃經湖南廣西邊境

向貴州逃竄，當時的廣西，一度相當緊張，白崇禧抽調一部份精銳的軍隊配合民團，在湘桂邊境佈防，由能征善戰的陳恩元將軍指揮，和湘軍王東原師及粵軍吳奇偉師夾擊流竄的匪軍，陳將軍率部在灌陽的紅水河口雖然將匪軍陳國香師全部消滅，無一生還，但朱毛匪軍主力却已穿過全州入侵湘對邊界，逃脫了湘粵兩軍的夾擊。假使當時負責夾擊的各軍能與尼追的中央大軍在時間上密切配合，可能使朱毛匪幫在未入貴州省境之前，即遭遇到全軍覆沒的命運，朱毛匪軍如不束手被擒，就只有暴尸黃沙河畔。如此一來，其匪不但到了延安，連西安事變也不會發生了。陳恩元將軍現在是廣西籍的監察委員，當他談到當年夾擊匪軍功虧一簣時，還甚表惋惜。

白崇禧將軍，號健生，廣西省臨桂縣會仙鄉人，光緒十九年生，和業已投匪的前廣西省參議會議長李任仁是小同鄉。白將軍的祖先原是回族，從西北流徙到桂林，後因家貧，遷居到會仙鄉務農，至白將軍出生，已有數代之久。白將軍兄弟姊妹共八人，計六男二女，白將軍是第七，因為在他上面還有四個哥哥和兩個姐姐。白將軍幼時進私塾讀書，塾師就是李任仁。李任仁號軍毅，廣西

優級師範畢業後，回鄉設館授徒，見白崇禧相貌清秀，天資聰穎，認為將來必是國家棟樑之材，白讀書過目成誦，甚得李任仁的鍾愛，但因家貧，繳不起學費，李破例免收。光緒三十一年廣西陸軍小學成立，蔡松坡將軍任監督，白前往投考，當被錄取，為第一期學生，因為他是回教徒，不吃豬肉，在校生活，頗感不慣，讀了半年，遂告休學，回家以後，再從李任仁讀書，李任仁覺得他家境貧困，仍以習武為宜，因此鼓勵他復學，他受了老師的鼓勵，第二年再入陸軍小學，為第二期學生，陸軍小學修業年限為三年，白崇禧尚未畢業，辛亥革命即在武昌發生，趙恒惕將軍組織學生軍，白報名參加，進援南京，未久，南北議和，清帝退位，學生軍解散，白於民國二年進保定軍官學校，五年畢業，回廣西進模範營，開始他歷時四十餘年的戎馬生涯。後來統一廣西，參加北伐，協助當今總統 蔣公打倒軍閥，統



白崇禧與葉公超合照

一全國，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白將軍擁李宗仁傾廣西全省之力在 總統領導之下，在各戰場抵抗日軍的侵略，其豐功偉績，彰彰在人耳目，不用筆者錦上添花。李任仁也由於白將軍的關係而飛黃騰達，成為廣西第二流要人，他擔任過廣西省教育廳長，並以「廣西的蔡元培」自詡，尤其是抗戰期間，桂林的左傾文化人都是在他的掩護之下做滲透顛覆的工作。在白將軍是尊師重道，不忘塾師在他幼時對他的恩情，可是李某却利用白將軍的關係而做違背國家民族利益的事，却非白將軍始料所及。

白將軍的岳丈馬健卿不但是回教徒，而且是前清舉人，清朝末年在湖南做官，落籍桂林，已有數代。民國十五年革命軍尚未北伐，白將軍開府桂林，與馬老先生往還頗密切，當時白將軍尚未結婚，而馬老先生的女公子佩璋，又是天生麗質，中學畢業後即待字閨中，馬健卿鑒於白將軍年輕有為，故託人說媒，英雄美人，一見鍾情，很快就結成秦晉之好。在當時的廣西，是一件轟動全省的事。白夫人比白將軍約小十歲，但來臺後健康情形一直不佳，於四年前逝世，白將軍雖已兒女成羣，但晚年喪偶，極感悲傷，使他原來患有的高血壓症，更變本加厲，如果白夫人尚在，白將軍也許還可以多活幾年。

白將軍夫婦共遺下子女十人：長子先道，現在經濟部工作，二子先德學工程，畢業於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三子先誠在美學機械工程，已得碩士學位，現在美國福斯特機械公司任職，四子先忠在美國習土木工程，已得博士學位，現奉羅斯特公司之命派赴英國主持某項建築工程，五子先勇學文學，臺大畢業後留美，已得依阿華大學文學碩士，長於寫作，中英文根柢均佳，現在加州大學執教，六子先剛在世界新專畢業，最近服完兵役，七子先敬現肄業於臺中逢甲學院。大女先智現居香港，二女先慧隨夫居美，其夫培現在美

國俄亥俄州石油公司任職，三女先明現在臺求學。白將軍生前家教極嚴，故十個子女不但都受過高等教育，而且在事業或學問上都有相當高的成就，也屬他生前最感安慰的一事，不過有時孩子頑皮，不聽他的教誨，他也會非常生氣。據說在七、八年前，他一位較小的某公子年幼無知，做了一件在常人看來並無傷大雅的小錯事，他於訓子之餘，自己竟氣得流淚，適逢他的一個老部下前往拜謁，那位部下不知老長官為何流淚，於是婉轉探問道：「是什麼事使您如此不愉快？」

(上接二六頁)

我來臺後最先發表的一篇，也是撰寫時流淚最多的一篇，所以把它排在首頁。我當初本擬以「母親」為書名，並附先母照片，精印五百本，專送親友。出版前，我給幾位向在大專學校唸書的青年朋友看，由於他們說：稿未全部讀完，便哭濕了幾條手帕，除了「母親」，他們還特別喜歡「祖父」，「月是故鄉明」，「小黑」，「彼得和快樂」等篇。而「揮淚離京記」又使他感動得掩稿長嘆，熱淚盈眶。他們不但勸我正式發行，而且每人還預約若干部準備送給同學們。我沒有想到以我一個「哀樂中年」人的情感，能在青年人心上引起這樣大的共鳴，深受感動之餘，立刻接受了他們的意見。並把書名改為「懷鄉集」，因為我覺得「懷鄉集」三字，更能代表我今日的情感、感觸、和書的內容。我特別感謝毛主席先生為該書寫前言，君璧老師為我畫「白雲故鄉」封面，使該書生色不少。

該書出版後，我得到各方很多鼓勵，包括黨國元老，文藝界先進，和一些愛好文藝的青年朋友們。感愧之餘，益增惶恐。我不才，覺得文字是吾人用以表達思想情感的工具，溝通人類思想情感的橋樑。不是上帝用來拘束人類思想情感的鎖鍊。所以，每一個作者，都有權利用自己的智慧去靈活運用它，以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儘管

他用手帕揩乾眼淚後說：「我過去帶百萬雄兵不感困難，可是我現在竟沒有辦法使我一個頑皮的兒子完全聽我的教誨」。小孩年幼頑皮，在任何一個家庭都是家常便飯，但由於白將軍求全深切，家教過嚴，故有此種常人不會發生的感受。如今事實證明他當時的傷感是多餘的，因為那位公子長大以後，不但一點也不頑皮，而且非常明禮知義，是一個前程遠大的有為青年。白將軍如泉下有知，對於他自己家教的成功，必然會感到百分之百的滿意。

文章有「體裁」，寫作有「技巧」，但都非萬古不變，千篇一律的。如果，文學的創作，也和創造陶器一樣，要放在一個固定的模型裏面去凝成。那種文學，還會有活氣、靈氣，還能感動人麼？而且，由於各人思想情操之不同，對事物的看法也不一致。也許，你認為美的，別人覺得平常，別人歌頌的，你又感覺膚淺。同是一泓秋水，它給與壯士、怨婦、老人與小孩的感應，就大不相同。感應既不相同，描寫的手法自然因之而大異其趣。其實，條條大路通羅馬，何必強同？文學反應時代，反應社會；也影響時代，影響社會。既然歷史是進化的，社會也是進化的，人類的一切都在進化中，而一切的進化，又都以需求為推動力，文學的創作又何能例外？誰也不能否認，吾人今日所面臨的，是一個苦難的時代，多少人失去家庭，骨肉離失；多少人被關在鐵幕裏面，暗不見天日！苦難的心靈，不但需要撫慰，也需要鼓舞；在苦難中失去勇氣的人，需要勇氣的支援，在鐵幕裏感到絕望的人，需要看到希望的光芒，如何運用你的智慧和筆尖，把希望、勇氣、和愛心，帶到徬徨、苦痛的心靈中去，不正是今日作家的責任麼？也許，如何透過藝術以簡單、明快的句法，來發揮最高「反應」，「影響」的功能，正是今日我們應該研究的課題，我願與文藝界朋友共勉。